



10295

南沙先生文集卷之七

蜀郡熊



同

臨邛孫之益思謙

全校

曾孫熊胤衡重梓

墓表

故相國石齋楊公墓表

天人之際學士覽循古今莫不欲得其典要然而其變卒不能槩也氣運密移繇古迨今詩書所傳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一

固有難稽其類者耶古之殉社稷為悅者蓋若天授故克生曰禎自周有終而相亦同終非夫天則曷為致是哉孟子曰王者興必有名世者出社稷臣不常有也予討故相國楊公軼事而悲之若相國豈非社稷臣者哉當其遺大投艱慮事定計卒見大功何其壯也及中興之會相國意欲施之乃反不竟安見其所謂相之終者天道恢張豈不大哉亦莫可究而小人忌心利口時為窳言申私憤以調世皆不本于事實予懼焉廼獵拾所聞逮其

家所狀雜就而表之其已細者狀自別出焉楊以國姓于周宣王子尚父封焉或曰羊舌大夫突晉武公之孫實楊氏皆姬姓黃帝後也公先世廬陵人於厚蝦興贊珍鈞則未不知所宗或曰鈞下八世戴唐江西觀察使子孫家焉譜不定著矣世賢以元末歐祥亂徒麻城避紅巾入蜀家新都生壽山壽山生攻貢士仕至永寧吏目攻生春仕至湖廣提學僉事公諱廷和字介夫僉事公長子也生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有大祥四歲知聲律七歲日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二

誦書積十卷成化辛卯舉於鄉壬辰入國學監丞眉山黃君明善奇而女焉戊戌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弘治己酉歷脩撰纂校憲宗實錄是時丘文莊公濬副除穆公溥爲總裁官丘號有史學而公所錄大章奏名臣傳丘公以爲良不能易也辛亥書成陞侍讀壬子克經筵講官乙卯

皇太子出閣御史郭紉薦遷左春坊左中允戊午主順天試事所收多名人天下至今程其文已未

葉孺人卒 詔馳驛歸辛酉服闋壬戌以會典成

吏部擬陞左春坊大學士上遣中使問曰非輔臣不繫是銜且久虐也今吏部擬官誤耶太師李公言於上曰廷和導東朝久又多纂述之功已而爲日講官乙丑主會試是歲五月孝宗崩皇太子嗣陞少詹事副晦菴劉公總裁實錄丁卯詹事入內閣知制誥中外擬公且繼二退傳矣會有欲得其處者擠之改南京吏部左侍郎是時司天言火角及心中星動搖而天璿天機天權星不明闌人瑾新用事或構公于瑾邏者偵公中塗乃止還稍遷

南戶部尚書八月

上數問楊學士于瑾且曰是

已入東閣矣况戶部以處翰林官耶初公與少師

文正李公俱以夙成聞然李公言當世人材輒曰

文章我不敢辭經濟大業如石齋後來無比也石

齋者公別號世因以稱公云繇是薦公同升明日

降勅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初洪武中

倣宋置殿閣大學士劉仲賢等以尚書任之然不

典機密其後李賢王文以尚書都御史在景泰天

順時皆品高任事與前者大異說者言故事尚書

不入閣何其疏也會閣瑾勾稽邊餉葉淇罷飛輓始末尚書顧佐不知也遣周東增屯田虛數而取盈以爲課指揮何錦等脇寘鐸以誅瑾爲名公贊李公請 聖旨黃榜安宗室及寧夏軍民事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廕子恒爲中書舍人勅諭褒焉京師南有響馬賊瑾嘗則嚮馬賊大作御史甯杲捕斬其窩主張茂者而啖其心茂大闢忠從子也衆懼遂聚衆拒捕已而獲齊彥名者繫安肅獄劉七輒劫奪之窮民多應者都御史

馬中錫撫之無功而南北直隸山東河南諸處大擾矣七常數騎回遠其營叅將桑玉追及七則大窘欲自縊竟以橐中金投玉得免公請斬玉以陸完代之居未幾趙風子邢老虎劉三羣賊起河南數十萬河北尤甚官軍屢敗公議用邊軍勦之學士陳霽奏記贊決于是何司馬鑑奏調宣府遊擊許泰谷求大同總兵張俊遊擊江彬入征受完節制號四家彭都御史澤督河南軍殺賊而陝西將官仇鉞遂勦河南賊累捷兩總制功欲就矣而豹

房義子多與諸賊通以故內閣功緒不竟羣賊先時則已冒入禁內觀豹房遊幸所在及內庭動靜舉聞或說七等水滸傳宋江赦者遂陰結上所幸通事王永彥名遂潛見上豹房事發下獄杖未

殺之義子黨訖上將罪主事張元電公曰刑官知大明律耳事得解壬申九月寇平有旨蔭公子姪一人爲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公三疏辭吏兵二部議改廕六品文職又三疏辭乃允之乙亥以父少保留耕公計聞上令吏部具輔臣丁憂留用例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五

公不候查奏卽具疏言馮棺奔喪之情上批答

述公舊學輔導才猷遵先朝故事爲國留公意又遣文書房少監秦用宣諭公再疏陳情仍有旨勉以體國公又疏言臣先臣長子當主祭送終今形神俱喪萬一臨事眩惑則家國兩負上乃令馳驛奔喪葬畢供職遣行人護視禮工二部郎中治祭葬之紀輔臣恩遇益特厚矣公旣歸上有事

輒念公曰有主張遂遣秦用齋奉璽書宣諭又

勅四川鎮巡三司官等勸駕必行使臣乃返公具

疏辭謝臣抵家僅三月耳。勅使遂臨安可藉故事襲金革變禮法上猶欲公就道以慰人望公又疏言君臣之義固無所逃父子之恩終不可解

上鑒其誠廼從之楊文敏榮黃文簡淮凡數人皆相臣起復視事得終喪者獨公云訕者反謂公求起復則其實滅矣公與梁太師並相擬議常相左然退輒曰石齋吾同年兄事有規我良是至是請於上先期遣行人劉翀至蜀以服闋同鎮巡以下官至公第宣璽書起公太師語其黨曰天下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六

大事非石翁不能濟天生此人安國家焉可蔽哉公迫詔使竟行至東河驛欲以疾遂初或遮說

公曰聖駕今出居庸公不圖輯寧羣情報國乎舟遂進潞河京師貴人及輿隸率其職自崇文門抵北通州謹迎不絕上在邊聞公至甚喜遣內

侍賜寶鏹羊酒十一月二十一日遂復入閣具疏謝請回鑾不報十二月二十八日與蔣相國至居庸請駕有旨止之公遂極言求退戊寅正月七

日駕還乃謝病免朝籍疏乞休德旨卿元臣碩

德望隆中外復任以求尤切以注不允辭二月會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喪公出卽復臥病再疏請

上批荅不允三疏蓋切上曰舊德去留係時輕

重卿旣爲朕倚注宜以身體國復不允令鴻臚官

至家催召十八日內閣題太皇太后銘旌公不

在賜白金寶鏹彩幣公疏辭以決去意又兩疏請

上遣大醫院使盧志施鑑更番診視鴻臚寺卿張

昱至臥榻前致上命催召公具疏辭謝上留之

益力六月遣鴻臚丞翟仁來驗病勢公又三疏謝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七

辭皆不許方病臥時上降手勅曰朕親克六師

勦降寇虜運籌定議協力成功賜白金彩幣廕子

若姪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公辭不受自後疏歸

又四百狩將歸傳旨欲公出又踰五府團營內閣

六部旗帳迎駕錢寧迫公倡首錢寧者冒國姓通

往來稱皇庶子其言人無敢難者公曰旂常在國

銘功臣耳旗帳施親舊蓋理俗也君尊如天辨薊

外敢有瀆獻乎威武大將軍者是何名稱以何辭

耶上復使所幸通改使張龍來云楊閣老总往

年乎生存問其親死致禮祭奠內官行人迎送恩
典且十倍他大臣今執拗不作旗帳亦知惧否公
曰雷霆之下敢不震惧正不以非禮事君爲報耳
於是德勝迎 駕皆無有用旗帳者 上重公亦
不謂忤也 手勅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上疏辭以清德正學體國忠誠褻
荅之不允已卯正月七日 上還自北征兵部侍
郎馮清奏捷傳諭擬旨獎勵威武大將軍公曰

上親破虜捷又何所告之捷宜稱賀從征士行賞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八

則可耳清奏有之是以臣卒君耶清安敢獎威武
大將軍亦誰敢代言擬旨者卽以奏納還中使趨
德勝門迎 駕大闡張銳馳至行幕授公前奏擬

旨公曰威武大將軍何人清安得入奏捷中使且
稱 上旨則上方親其事我曹安敢獎之耶銳曰

上在教場立待旨入公執不可銳復來公曰清
別具奏去大將軍號乃可擬旨獎該鎮守臣耳銳
去偕前寧來泣言請卽擬票公曰事所關係至大
今日不言誰執其咎耶寧具奏公堅執 上乃令

公回閣擬旨公與蔣公奏擬獎馮清卒如初議自是公復臥病兩疏乞休不允時上又欲南巡杖言者舒芬姜龍數十人于朝公聞之亟出謂司禮近待曰請爲臣廷和言上諫者皆謀舒國耳今有死杖下者何以示天下後世且上承九廟養兩宮理無數出今人心方憂儲貳而又民艱盜發固時詘也君行師從其留州何以給上哉上顧知胡異言服易辯也今腹裏人卒難伺詞有如萬一姦人竊發鑿舟縱火悔可駟追耶初寧庶人主奧援

伶人臧賢倖寧復護衛屯田交則益密與典仗徐紀勸巡東嶽期庶人設勾欄營諸戲劇李士實等寫疏詞傳江浙直隸諷上臨幸意叵測矣公語稍及之近侍皆色動舌橋然不下明日同執政三公伏闕留三日不得張銳出左順門公理前語銳辭請公至豹房自爲奏公曰乾清法宮也彼豹房若屬以何奏耶會江西都御史孫鏊御史林朝王金奏勵寧庶人濠孝行於是大闢張銳附江彬欲因是遂傾錢寧也而南昌人御史熊蘭亦謀求闡銳

發濠反謀公擬旨曰 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
鎮巡官如何輒來奏保歲五月十日御史蕭淮言
濠反狀公曰寧府謀天下諱言之御史敢言難矣
然謀成而形未露昔征漢庶人煦學士榮山欲乘
勝就取趙士奇溥請 皇親大臣諭之趙王因獻
護衛謝事遂解事在宣宗元年請舉宣宗元年故
事中使聞上則命勅遣中貴人駙馬侍郎諭濠曰
蕭淮言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也其還護
衛屯田勿令諸亡命賊得出入王府者兵部尚書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十

王瓊故遲之留使者翌日宣諭百官乃行使濠先
知得爲計比三使至浙江則濠殺孫鏊許逵乃奔
回天津矣初江西賊吳十三捕繫南康獄賊劫出
之兵部奏鏊逵縱賊責限襲捕濠恐賊獲泄其謀
故首事先討鏊逵濠使人要三使者天津授以意
曰上卽聞反狀以削護衛對三使爲瓊所枉然其
言中人盧明以六國索梟錯事動公公正色曰誰
爲罪錯者瑾敗削衛卽不聞索錯者今索錯豈有
主之者耶此削亦反不削亦反何疑也南京上其

變瓊猶覆庇囊橐之復奏九江彭澤無印信文書
言寧府及公曰賊攻破九江彭澤時取其印去奏
可覆案也是又安所得印信文書耶比覆奏輒爲
遊言枝之如有他情而遽信傳聞者則徒爲張皇
矣公與廷辨具發其姦瓊益怨七月羣小慫恿決
親征公屢疏諫不納十三日命司禮監集左順門
公同執政三公曰此當命重臣督京營官軍討之
耳賊得罪天地祖宗軍民怨其政刺骨若出黃榜
諭以順逆使勤王者誅首惡寬奔從卽旬日變從

下生不煩天兵昔永樂中北征有皇太子居守宣
德中征漢府有鄭王襄王居守今大駕出居守詎
得母託託卽誰可者乎明日 上親征旨 徑下
不能止也兵部請內閣扈從又乞載御寶行公言
戰危事倉皇草野易啓姦心往四川賊藍五郿老
人藉掘廢印惑衆况國噐乎卽 上有所除拜號
令亦凱還乃行之無所用御寶者御寶由是不行
而梁公蔣公扈蹕又明日有中人傳旨欲調集土
兵王府兵空 勅公言土兵反覆不必調王府乃

無兵可調又明日傳寫命威武大將軍勅故事兵部奏准差官請勅所部具事由送翰林院公曰上奉天討耳勅當稱天以命之乎辭曰差遣誰與敢者且天子行威武大將軍事非典也濠爲檄方以失政誥名今威武大將軍是何名號政令耶假作孽者藉問 朝廷親征復有威武大將軍在行間亂名實乎誰爲上謀降尊毀列者播告之修誰尸其責請先誅戮而後興兵問罪則憂自近始不在濠矣旨寫者卽自簽名進稿異日勿以相累也中

使覆奏 上命蕭敬等十人及谷大用張永錢寧至閣中以沮澆軍機促 勅公曰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勅親征將勅誰乎敬曰 上旨嚴切今日無勅者令敬等投金水河死耳公嘆曰公等何用死 朝廷止罪廷和一人耳幸以此言奏卽遲一年不敢異初議毋論今日也張銳錢寧色怒曰上意決欲如此公曰天子有爭臣臣等意亦決欲如此敬等去未幾相率來跪拜花臺下故事司禮太監至內閣大學士止芍藥花臺迎之送之中門

公曰諸公貴人而舉止若此置我何地耶奉天承運 皇帝六字者 祖宗傳之萬世誰敢改爲此稱耶敬知不可奪乃去制誥兩房官盡驚祇候有給事四十餘年者曰閣老執法若此自建內閣未有也公卽去則勅已具勅底主名固非公也十一月還自南征屬上不豫彬誘上駐通州召公至行在擬旨先誅罄震濠及召文武大臣議事十二月駕回彬與神周李琮謀留上豹房寢病明年疾篤公謂彬諸人曰有大變卽公輩禍福在反掌間彬

曰何公曰始終之疾宰執與聞不失倫敘則天下安內外同福失則是禍先首謀次及我輩矣彬等同聲曰聽老先生處分彬等不敢失時彬等矯制改團營教場爲威武團練營 提督兵馬操練三月十四日少監陳巖報上崩公語巖曰急啓 太后取興長子繼統頃之谷大用張銳張永奉一旨授公辭曰奉 娘娘旨與閣下計較天下重事此大行遺命也公讀罷舉哀畢曰羣止哭遂取一冊書曰是 皇明祖訓也今兵部選法行之因語監

官大行皇帝未有後當遵 祖訓兄終弟及奉迎

興長子來卽皇帝位趣啓 皇太后降懿旨大

行皇帝降勅旨遣官往迎耳于是梁大學士司禮
韋太監谷太監徐定國公崔駙馬毛尚書行公手
持金牌信符授之公初不欲遣谷韋倉卒防他變
遂不更也初聞變公先命祇侯曰門闔時藿奸各
欲立非次貪切以避罪者相求如市賈不得入王
璫聞門閉則大沮議定曰門開奉所議 懿旨并

大行皇帝書入啓畢就左順門宣諭朝臣衆皆躍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十四

然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朝臣就閣中謁謝且賀
公曰呂端昔鎖王繼恩韓琦斤八大王時事藿顯
委任重今無其藿而事難且十倍定策頃刻間外
朝不知加呂韓數等矣公擬旨散豹房官軍命太
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尚書王憲
提督優恤命操選團營官軍分布皇城四門京城
九門防守命威武團練營官軍各回原衛各邊守
太監各回本鎮革皇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
尉俱回本鎮命查哈密及土魯番諸處進貢夷人

照原擬慶賀例使人護視其歸不當歸者會同館
館之毋得私出入佛郎機國一人護歸廣東聽侯
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原取和尚各歸本寺南京馬
快船除常例聽侯自餘發回各處帶來匠役樂工
及水手各放回原籍命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五
城巡視御史禁嚴夜禁督捕盜賊皆以不行遺命
行之防守旨下許泰意若不怡邀王憲至閣謁公
欲有言公問則徒倚不對顧私諄語公曰危疑所
仗正提兵諸君諸君報國家亦正其時欲言則直

言何使人揣摩耶憲曰許總兵與朱平虜彬同西
官廳提督今用許防守而遺平虜以此未安蓋爲
彬地且以彬脅公也公曰團營根本故留平虜主
調發泰不應以舌澤吻作怒色且微語曰箇賊公
問賊誰也泰曰李琮又曰許泰家止有三百人防
護泰意又以琮脅公矣公曰今日忠臣義士無不
奮力琮將何爲自取族滅禍耶憲曰李琮兇狼目
曰麤棍李平虜腹心也泰意憂之耳公曰諸公在
何必憂琮琮亦無能爲也許公必欲以平虜同事

一言決之幸無次且泰持兩端不欲明與彬異
同思事後便功罪頃之都督張洪至言彬不可不
防公曰君何自疑彬反耶江往從征時耳貫賊矢
大行在豹房見其旋過隊大行顧左右召耳有鏃
者來令留待我此自以勇進其後大行肆狩扈蹕
不獨江也江何用獨反耶江不可自疑人亦不須
疑之耳屬者內有寘饈宸濠外有劉藍鄢趙乃假
竊名號震邇驚遠矣然皆絕命甸師傳首西市今
江內親外衆曾不比數賊假欲萌非望卽顧盼間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十六
蓋粉矣誰肯同之自取亡滅哉若江能協力共濟
待 嗣天子辭爵自歸轉禍保其富貴耳諸公本
兵柄顧安所出策我書生曹知握數寸管耳洪唯
唯退初洪爲彬遊說刺探公公語時操縱之然江
聞顧亦稍安至夕則中衢戛然有聲人意彬部曲
且變城中外竟夕皆不寧其室是時彬家居不齋
宿又不成服哭臨公深憂之則爲刺投彬曰謝江
公鎮定大事江故獨畏公也見公刺則大喜以爲
楊公不虞我迺成服齋宿十七日朝靈罷公告蔣

公故蔣公口填憂冲冲至今不得下也公曰彬府重兵發之豈得不構會哉會坤靈宮安獸吻彬入吉服行禮而壽寧侯被勅之安陸公偕蔣公入用璽則大闔皆在公命屏左右謂魏彬曰今者定大功幸甚然除患本美乃全耳魏問故公先慰籍之曰古人大義滅親周公王導後世述之史冊公迫大行命與江連姻本非情也江不親於管蔡王敦明矣其惡詎得汗鱗公然外廷諛詢不白東朝摛之罪不自安乃後將遺 嗣君憂是大功未盡也

張銳疾言問彬罪狀公曰彬擅引邊軍入禁內擅立威武團練營擅改團營爲西官廳擅立鎮國府諸所犯不一按正彬罪一死有餘戮在魏彬曰實然無所逃死銳猶力辨爲庇之公曰此寧湏回護耶我輩言出禍隨固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顧不獨念祖宗墳墓兄弟耶今 嗣君中途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獨保任其責耳張見公辭厲陳嚴贊之曰收得在公曰正是收得在嗣君或宥之未可知今亦擬旨監候耳蔣公曰了此然後哭臨銳

曰何故大急公曰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耳公速爲
挈人備銳曰我何故挈人公曰事誠在錦衣衛然
湏東廠勾稽所籍沒并防所林連何抵死攔截耶
公卽擬旨奏 太后與蔣公侯閣中久之不下顧
謂蔣公曰崔璫語連柱我况贊成宮闈乎事中變
則我兩人家首禍我兩人不可尺寸離此誠死此
亦得兩人死所矣蔣公曰有天祚詎得至此頃之
報神周被命宣侯左順門已而陳巖來曰彬幸擒
然幾逸矣當是時彬行禮畢張永開之奔遂奔西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十八
安門給曰我取西官廳文書中道乃折向北安門
當關曰有 旨留都督彬叱之曰皇帝何在安所
得旨乎手批當關當關者羣擁之追者至乃反接
縛之時从早遂雨城中大譁爲歌謠之曰挈了江
彬朝廷安穩穩者蓋吻云少頃縛李琮於其家至
錦衣朝房則罵彬曰而早聽我寧有是乎彬曰悔
不自斷彬子乃亦怨其母時彬已部分東安門西
安門北安門置私兵衷甲裹糧伺動息賴公鎮靜
故彬謀稍緩得散遣之屬命入行禮彬又幸寵任

等常日不自意遽執也以故無他變初有以彬密請者曰得力士此成擒耳公咲曰客談何易安得此大力士耶蓋公之慎密如此嗣君聞彬擒遂發安陸四月二十一日漏下二鼓嗣君至行殿上三進牋召公及府部諸大臣宣諭五鼓由正陽門入議以明日大昕卽位議定蔣公自行殿先歸閣中整理文書初公在寓直草具爲稿凡正德中禁掖邊圉遠近弊政奸人皆條刺之大有所釐正稿就置之函卽家人子弟固無見者其軍門皇店

官校豹房番僧回夷寫亦虎仙諸九重者則議別削號親緘之不敢露章蔣公至公家則諭家僮取去亦莫知何文書也黎明時進稿具儀請期詰朝批紅下乃鳴鼓出是日向辰文書房官欲削設

詔條關切中人者公曰往事見齟齬者則曰西邊不可或直稱朝廷不從爲解今嗣君至便有

此事乃知前日負大行多矣卽此我便當決去但未拜新天子耳拜駕明日我且跪奉天門前乞休

問皇上初至何人於左右欲更詔書耶雖死

對北心耳蔣毛兩公亦從旁言之力官見不可則
將去明日遲旦批紅未下鼓聲鳴矣三公函趨華
蓋殿後悵悵左右望王除間目盡未有人也乃復
趨奉天殿下見直殿者要文書官語之曰趣出批
紅遲出我輩後有鐫言案責矣或言翌日更開讀
批紅無不可者公爭曰卽位下詔改元古者雖草
昧不廢更始新耳目也今不詔所改年號而先卽
位人心惶惑有他虞誰任其咎耶文書官懼乃入
奏取批紅出改明年爲嘉靖元年宣詔罷朝士逮

閭里老稚耳剽者咸稱慶曰宿弊盡剷復當見太
平矣議者以古事相課皆言周逆子釗南門外耳
亦備衛應門翼室甚密宋英嗣仁宗時已正名父
子韓琦就宮立之然史臣猶咤其呼吸風 雷今
蓋寧總已遠迎嗣王又乘間散渙小人之羣誅之
是何可易能哉少師費公曰新詔陸氏奉天之制
不獨泣武夫悍將矣司寇莆田林公以公比唐狄
公宋司馬公無不及焉文襄席公與公議禮不合
然言上曰廷和社稷臣嘉靖一詔千古不磨又曰

廷和有大功他日當麒麟畫形斯亦篤論君子矣
二十四日上召三公見文華殿公致辭曰陛下
順天應人爲人民主初至行宮隨雨澤比踐祚天
日霽明此宗祖萬年之慶也願陛下敬天法祖
修德憂民任賢納諫講學勤民永建太平之業

上曰先生言是賜酒饌而退二十六日科道交章
劾內臣武臣亂政者公擬旨盡下獄又明日科道
交章劾文臣王瓊等二十餘人公擬旨令致仕

上不可仍下內閣改擬曰科道言內臣內臣張雄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二十一

張銳張忠于經等下獄言武臣武臣許泰錢安裴
德等下獄文臣有亂政罪著者乃皆輕貸何也公
謝曰誠然然衙門事壞壞事者退則衙門闐然復
清非如雄泰銳等蠱惑先朝移居豹房新寺南北
巡幸離宮圍致國中絕也中使曰王瓊先在兵
部頭戴瓜刺身著帖裏親至豹房與太行飲酒非
蠱惑耶公驚曰此事外人都未有知中使曰今日
則知之矣乃擬瓊冠帶閑住不可乃擬爲民明日
又發下必欲下之獄瓊危迫甚拮據誣奏冀公引

嫌迴避將有庇之者上覽奏怒甚欲重治之公復
爲解會乾清宮日精門災言者亦言瓊誣口狀上
召三公至文華殿慰諭之又命太閹張佐傳諭上
意欲公發瓊外交宸濠事初瓊緩兵不舉通謀宸
濠有御史論之者公至是曰外廷有公議刑官有
王法廷和不與較也明日上復召公面諭曰先生
每爲國勤勞朕悉知之宜安心辦事公頓首謝賜
茶而退自天順時而朝廷病冗兵冗食文達李公
賢欲漸消之英宗慎其事不果弘治末忠宣劉公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二十二
大夏議自騰驤四衛稍裁之已而孝廟崩以太監
竇瑾奏止忠宣由是敗害正德自十六年詔前在
京官軍旗校勇士軍匠等食糧共三十七萬二千
七百餘員名一歲支米三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
餘石歲除薊州兌運二十四萬石天津改兌六萬
石進京通所輸三百七十萬不給也然用劉司馬
相監人無敢言者至是革錦衣衛旗校三萬一千
八百餘名歲省糧儲數十萬石他存冗官冗兵一
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有餘歲省一百六萬餘石

紉者大怨指新詔爲殺人榜而怨興矣羣伺公闕將構之左右不能得則相與呪咀于神或卜公祿命期爲牽復公任之不爲動也會公未辨色入朝有持刃恐喝道上者上詔兵部以百軍護公名曰隨朝軍是時上在諒闇居文華殿疏請日講祖訓一二條 上嘉行之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數十人行賂中外法司曲庇之又賂內庭謫隸兵伍公發憤上疏曰自古帝王制刑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教而誅今時大明律書十惡皆決不待時

者正如銳等是也銳犯與錢寧江彬同畢真王倫迺在其下寧彬伏誅銳等何得獨保首領縱不皆誅而銳雄忠三人決不可赦今執奏者 陛下仍以有旨答之使紛紛之議上及宮闈下逮左右願追回三人監候處決 上乃令藉沒其財元年三月上降手勅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定策忠猷顯著俱進封伯爵給誥券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公上疏辭 上親批答言公危疑翊戴擒逆彬贊新政公再疏以無妄禍福勞謙知足爲言

上復述公先朝隨時匡持定策弭亂之功不允辭
公疏又在上 上批答數百年益切公五上疏且
言不得請必求去 上批答云朕以報功宜厚已
著定擬爵卿乃屢疏肯辭決以去就特允辭封以
全庶退之節寫勅褒諭賜宴禮部仍廕子爲錦衣
衛指揮永遠世襲公又辭 上批答述公忠勤且

言漢文宣繼統亦常加封丞相楊敞蔡義等邑戶
及 太宗廟尚書茹常封忠勤伯事因舉大明律
出將入相同開國功勛一體封拜之條曰封爵義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二十四

不爲過重違卿雅志聽辭耳賜宴進偕錄廕略示
報功毋過高潔傷朕懷也公方欲疏辭是時因公
攀緣爲錦衣者數十人兵部上議處奏言公潛消
禍變再安宗社與近代以來驟遷禁掖舊任者異
旣辭封廕且別加恩典以勸忠勤奉旨楊廷和旣
准辭伯爵朕心缺然除廕子指揮外再廕一子四
品文職世世承襲楊廷和上進二階公以上意不
可回乃疏疾求去 上溫旨極褒美留之令鴻臚
寺官諭意 公身天下之責憂新政輒形于色食

爲臧常每具啓陳論有大不能已乃具疏言之如
崇聖學隆聖治請毀保安諸寺請慎命令以保新
政請慎始脩德以隆治化其目有敬天戒法祖訓
隆孝道保聖躬勤民事勤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
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又請經筵日御及節
省供應上皆溫旨報之有所施措繇是言者稱新
政論公骨體以爲有古社稷臣風公曰嘉謀入告
出而不語人者吾事也顧公府隔絕非章疏不達
耳古今異勢以爲我名聲妖孽孰甚哉初正德中

言官劾萑倖得罪以公言解者則計百數十人至
是又請悉發正德間留中章奏傳史館其諫止巡
幸伏闕被杖者馭以恩禮尤厚刑部尚書林俊坐
執法被旨詰問工部郎中葉寬坐皇親陳萬言宅
不時建下獄公皆疏救又論谷大用混占產業乾
沒官銀百萬請罪之李琮者故與逆彬作朋冑國
姓大爲奸利比臨利左右因賂爲之地公疏言琮
宜急誅又請止織造太監再上不允公不肯寫勅
左右益構公公求退 上禮公甚隆不得去壬午

歲後公所言多不便左右而史道闢宏曹嘉因誣
奏欲害公初道宏嘉皆被選爲庶吉士讀中秘書
已而館解不得爲翰林官由是怨公 上得其奏
欲治道等又以道等言官未有以發之也會吏部
尚書喬公乞治道乃抵罪遂謫道南陽府通判嘉
知縣公屢疏求退 上批答數百言不許又數日
尚書彭澤給事中鄭一明毛玉御史陳講劉廷篔
太常少卿楊一瑛郎中唐胄先後奏道等挾私害
君子 上喜謂左右曰此朝官救楊先生本也于

是再謫道金縣丞嘉茂州判官閔蒙自縣丞遣中
使召公公感 上知遇爲一出然去益決先是大
禮議起公首執議召對面不可者三封還 御批
者四執奏三十餘疏司禮太監奉命來議閣中者
三十餘次公始終不可用是左右得以間之甲申
正月公上疏辭不允再疏上乃允之寫勅馳驛以
行月給米六石歲役夫八名又以前功蔭子一人
爲錦衣衛指揮世襲報下都給事中李學曾等

上章以求舊人留公御史徐相等言政理相關速

章遽辭綸音既暴著其事則固不可使去又前論
公世襲未竟 聖明固知之方新政初廷和果於
任怨中外多欲傾之者君臣離間今請勉留之耳
給事葛鴻言廷和不撰織造勅乃爲社稷謀不鑒
其忠而反疑其執拘耶南京給事中顧秦等又御
史范永鑿相繼論留皆不報嗣是臺諫奏或特薦
公或請率復將毛喬汪諸公者不勝紀矣公歸絕
口不及時事日與親戚故人行田野話桑麻及弟
司馬倡和爲樂泊如也戊子朝廷爲下勅曰楊廷

和謬主濮議指示禮官爲罪之魁革職爲民公聞
之怡然巳丑五月子恒卒慟悼六月公夢天門開
二旛委地若神衛相迎者至十二日顏色温粹若
平時二十一日夕沐浴端坐几上而逝方暑中忽
雨注如深秋長子慎謫戍云南守臣爲請假襄事
公常夢天門開見綽揆題日際昌辰其卒也夢返
其初異哉公少有大志端居讀書不爲章句文辭
之用明於古今人村用舍治亂之機國家百五十
年所輔臣之建白部署之職掌將帥之功罪邊防

之沿革禮樂刑獄學校賑濟荒政言其事故若人
又詳其年月至于其身所未經言其山川阻塞里
數若指掌不爽此或賓筵偶語時得之非盡出書
也他人或謾視不入意公意欲施之耳公噐宇閎
深然方嚴不苟其同錢寧方盛時置酒會公卿自
造請公臨不可則又以張龍達其意公遜辭曰

上在外豈我輩樂飲時耶涿州人王豸有臂瘤若
蜥蜴大闊張末羣校緝得之曰爲竒貨曰此他日
且以龍惑衆羣校尉陞錦衣官而末身自欲封伯

旨徑下公曰本朝無有也漢五侯宋童貫詎足

效耶誰敢爲赤族事者末曰亡則劉馬兒太監何
侯也衆無言公曰劉馬兒不侯其族人自以功封
耳今亦失侯矣命典籍取類傳稿來公摘示末曰
此岳蒙泉馬兒誌也格公議乃已公裁恩倖甚力
然公疏辭爵廕正已以率之故人無得賞公者公
景家儉素常食止一肉衣自命服外帷帳率布而
已鄉有涸田萬頃公爲行水自上游張水門

引

隸爲渠漑之余名學士堰有建坊表公里宅者公

請移其費襄城城成賊大至邑人闖入者且萬

口皆得嬰城自全留耕公曰我不知吾兒相業卽規脩城堰活人其爲功我乃知矣公教子嚴諸子科第相望不以爲喜曰讀書第二登科第三脩身齊家乃一事也公言行出於忠誠無驕矜教諸子曰忠厚正直正直不忠厚者過刻忠厚不正直者無節平生建白有題奏錄辭謝錄新政日錄視草餘錄詩文集若干卷公始室黃氏贈一品夫人繼喻氏封一品夫人皆先公卒側室蔣氏以子恒貴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二十九

封孺人公兄弟六人廷平舉人廷儀兵部左侍郎廷宣舉人平宜皆先公卒廷曆以公移廕爲國子生大臣以武功廕弟如韓永熙以輔導功廕弟自公始也廷中學官弟子子四人慎辛未殿試第一人授翰林院脩撰以言事不中編成惇癸未進士兵部職方主事以公故擴罪爲民恒承廕爲中書舍人陞大理評事忱舉人女二長嫁翰林院脩撰余承勛早卒次嫁舉人劉大昌孫十人志仁居仁同仁其仁寧仁有仁斯仁興仁存仁右仁孫女四

人葬在卒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墓在縣城西封營
留耕公墓左側公有社稷大功然用庶人禮窆無
神道碑又新進用事者讐公爲伎能言之士無所
託文子爲司馬郎時得以銓事與中人遣以予蜀
人輒道公時事未常不發嘆也中人言 上明聖
公雖以讒擯去其後上嘗自較相材以公爲不能
加也予因是索觀國初奸黨錄其人雖奸悍然
高皇帝無所矚本其意先欲爲天下除禍故易去
也彬比曹欽等爲悖然殺辱大臣僅僅勝之耳彬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三十

羽翼非特欽也彬素嚴公故不敢輒動斯可謂好
直諫守節嫉邪難惑以非者矣若顓壹特材謂足
辨也則非未矣乎

碑

明贈浦江知縣毛公神道碑

毛以國姓其先蓋周文之昭古人滅沒書稱毛公
春秋有毛公矣余覽信古春秋文王世子獨曹爲
伯汲冢天子傳曹侯迺紂爲伯者其文不相應余
意恨焉河南籍水傍有毛泉近上邽蓋毛所受姓

而麻城毛氏不能紀職其先廷元乃稍可徵廷元者故稱兵備副使用軍功勅葬五老山今爲初祖然宋元職官無兵備副使結銜者蓋團練副使意近之亦姑存疑焉二世爲某三世當元時毛氏最振麻城人歌曰黃柳秦陶不敵一毛四姓者蓋麻城豪云七世孫中以孝聞傳九世至隱君名驥字汝德父本學故國子生以驥貴贈南京戶部主事隱君生而弱且病軀不滿五尺然神采煥發父時最見憐愛比父亡其季也隱君爲延禮師傳責三

稚子學方寒隱君卷所曳縷衣搆爲驗易長鞞履衛其足三稚子者稍長則盡其孥爲娶不私石寸簪縷繇其後三稚子者驥官郎中知府馭驗皆官知縣三人每語無伯兄不至此矣馭有子鳳虞無乳隱君收與其子同哺飴之愛諸子諸子視之忘其從父也有從弟弗率者隱君本法義裁成之於是衆謹肅不敢謹故毛氏多佳子弟隱君本娶楊氏有子二人矣而卒卒之日隱君撫二子如母其後用其尊屬相勸慰乃始娶何氏繼室語何曰爾

愛兒兒且能報語二子王太保祥爾師也以德爲里中所推春秋社宰割極平人有訟求直者多不往官府然隱君心不謂善也督子學晝則限席於房柱夜則就床第誦不足不得臥見顯人輒告使試焉隱君有子鳳韶正德庚午不第歸隱君曰吾三弟者皆得第兒勉之未幾疾謂韶曰吾家麻城數世矣而未食報意倘在小子乎必用忠君愛民兄弟族人爲務語諄諄不休淚連落遂卒隱君性甘淡泊敝衣粗食殆終身盥以勺水曰是亦可惜

也喜酒飲數盃輒歌客至懽然平生不忤一人亦不求於世若隱君豈非賢哉隱君卒十二年子鳳韶舉進士其後八年己丑用浦江知縣拜監察御史以令贈隱君浦江知縣而楊氏爲孺人隱君長子娶婦吳次卽御史君娶婦陳繼汪孫男子猶龍夢龍孫女子長聘曹椿次兵部尚書劉養和冢孫守蒙又次未聘又十五年乃克表其墓塋銘曰焯焯朱鳥翔儀其翻思本集厚德鮮潛也有赫者靈委和所顓苞合其和解天縣也鄰洽伍比伯篋

仲墳義和嫺感宣化官也林徒雲客楚國先賢拊
柱馬閭惟所緣也自毛後先顯人蟬聯潔而不食
慶大延也牛棚之原鬱鬱毛阡矢辭弗泐靡石堅
也

明馬湖府同知趙公德政碑

嘉靖三十三年馬湖府儒學生宋景星等呈府言
嘉靖十九年故同知趙公上事歷五年明敏剛直
清廉仁愛身儉政簡綜核試諸 弟子員註

皇明祖訓導其民又誨之樹藝迨署府印臧損里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三十三

甲供應劉吏弊督完皇木諸所遺愛府爲所行儒
學集諸弟子員覆勘因并得刊靖邊錄立蠻馬驛
諸功於是知府李君行簡請作趙同知木主祀名
宦都御史百川進賢張公臬下其事叅議項君廷
吉僉事陳君其樂會行馬湖府儒學覆上因以告
張公公曰祀同知趙遠名宦祀崇往勸來繫思萃
渙焉府爲刻公移于石過紀其碑陰初嘉靖己丑
過始識公于禮部聽其言異之或曰此未寧趙原
靜也其年公來判敘州府會富順宰缺公下行宰

事日携書一卷諷誦堂上事至輒決決已復讀吏
卒如偶人無敢譁者下里有情無不畢達响濡如
恐傷之卽豪右人有所于請必怒詈不忍小人藉
此帖得安然顧喜禮下賢士講說古文書及民所
利病其自養日賦米槩入之足給炊而已以其餘
易菜把未嘗肉食也是時府有兩趙公皆賢者人
號公青菜趙以別之初催科官多利羨錢民甚困
公勅其下無敢仍舊委輸者歸相聚語恐他官來
代也然不能如他官府善事上屬豪貴者當塗用

事繇是不得遷及遷爲桂林府同知與其上爭入
覲和買爲所中調簡公無所賂待次久不得調會
山東李開先欲拔淹滯予以吳人朱鴻漸滇人陶
庶及公對始除今官將至道出富順老幼擁車前
舉帷問公無恙乎其大夫士相與留公蓋數日乃
行行不數日報公卒無有不咨嗟失喏者嗟乎卽
古所謂遺愛有加于是乎予始爲祠官顧以爲禮
所從起在祀禮文左示右祗也神祗之也右文曲
加豆上俎豆之事物曲有品謂之成秩聖人神道

設教而天下服之義也古者神人一諸侯大夫貢士皆以禮賓之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獻主人其薦弟子設之而已蓋用祀禮之半而下以浮其初以神道治之矣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祀社此其義也周官小宗伯掌賜卿大夫士爵則擯小祭祀在掌其事蓋一官兼治神人周公之訓日記公宗以功作元祀此其義也先王奉若天道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豈苟然哉生有爵位以詔其等歿有祭享以報其功天官太宰正歲申明之終歲則歲課之小宰宰夫治其事不敢怠以爲天命然也方是時官樂職而政不疵癘禮樂自天子出其效豈不較著哉桑庚之祀於畏壘蓋莊生之寓言也如其言是周之無政周之衰也生不列于朝而民得尸祝于下是野有遺賢而冢宰宗伯之失職也趙公存時國家方并用三途假令少曲其學以殉世豈不能至台省公卿如它人者而竟以正不偶于時殆所謂不佞難免者非耶及身之歿徒以遺澤廟食亦幸人心之公未泯耳史所述得祀者

逮唐凡十七人皆萌芽于文翁其後越雋張翕益
州文齊沔陽諸葛亮蜀凡得其四人謂蜀俗歸厚
有由然矣漢始破秦得蜀迨文景時漢化非能浹
淪也文翁不鄙其人故其人有沒世不忘者豈獨
其俗之厚哉馬湖比內郡垂五十年余風未殄不
啻昔時蜀郡也凡公所用翊導可謂法施于民應
祀典矣其比于文翁非人心之公曷以臻此乎孔
子稱忠信篤敬行蠻貊之邦至欲居九夷不爲陋
其嚙棄豪右人者甚至嗟乎古今一揆也然豪右
人能厄公存使冢宰宗伯無以議其禮命而歿猶
得以式法肇祀是爲求諸野而得失禮猶庶幾於
百十爾是故有能知幽明之故者合爵祀治之而
王道還如得其半焉亦足以厲庶讒而磨鈍矣是
有爲國以禮之微權而豈以紀遺受哉

祭文

祭伯兄公安令文

嘉靖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弟過謹致祭於伯兄公
安縣知縣兌湖先生之靈曰嗟先生之爲思寔勞

我心匪我心之爲私蓋可質諸鬼神先生學博而行方志大而道純越自乙亥過省尊人丁丑之冬公來於秦謀歸而學庶幾有成歸就外傳督率惟勤癸未之冬同學普門朝斯夕斯尚友古人公顧謂我勉於斯文我亦語公垂後慰今蓋義兼師友恩本兄弟者也過別數獻人皆咲之公曰子學母爲求之西墅之試公官京師詩以寄我返進於斯過方省試公有書遺曰子必出我將休居黃山岩岩官都尚書公輯其家曾不少紆匪其至剛而孰斯鋤早憂庶正公曰禱諸舍車而徒不卽于廬食少事煩公遂殆於嗚呼如公之死不可痛與世之兄弟以財仇沮坡穎不作匪今斯如終天之恨何寧則除藐藐諸孤言之歛歛更有難言孤女之依我受諸孤敢知其餘一慟之哀其何能攄尚享

祭楊太僕果齋文

嘉靖庚子八月旣望故太僕寺卿果齋先生楊公以諫卒於杖下其鄉人某等醜錢而殮之爲文而哭之曰嗚呼哀哉歲旅玄樛斗建大梁維月犯心

燁其煌煌淫於積卒其耀失光發書我占訊於巫
陽大人有憂近臣夷傷嗟公遘閔有言庭揚天命
莫移竟應其祥嗚呼哀哉熒惑守心翟氏冊旃維
翟之冊賜噐東茵身殲禮存尚或靳焉矧斯隕越
歛以醜錢我懷蓋惟涕泗潛潛嗚呼哀哉惟公之
生朴茂不鏤隸官司空確其有守粵楚遼秦頌聲
在口晉茲僕臣致身不有治朝之論千官奔走喙
息墨色亦孔之醜宁目班行見公稽首意象疑定
怡然順受嗚呼哀哉元精困輪鍾爲正人生降于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三十八

嶽死列于星擇斤中天擲火流鈴奄遊不來筮予
營魂百身莫贖大招奚云嗚呼哀哉玄天之紀雨
雪載途糞業之墟惟公所廬幸梓必恭寧畏簡書
總惟飄飄靈輔旣西桂漿酒椒庶表德馨嗚呼哀
哉尚享

祭新鄭縣君文

維嘉靖二十五年歲次丙午 月 日浙江按察
司提學副使文谷孔君以 母郡主之喪瞻雲靡
及戴星而奔其友 等睠言陰教哀此棘人杼枕

致奠申之辭曰嗚呼哀哉益書比次爰列二經管
涔之山其首枕汾稚水蒙流清碧亦銀鹵盧不毛
發祥在人矧惟 王室用物取精嗚呼哀哉晉陽
啓祚汾陰疏土鍾美邦媛實惟 郡主婉變姝靜

窈窕脩嫿亭虛田菌衣襞萬舞沁水上驕平陽侈
怙嗚呼哀哉於穆館甥靈胃神啓歸適天桃肅雝
穠李鳳樓吹簫鵲巢委羽津下天孫渚降帝子室
牖有齋公宮洵美嗚呼哀哉金銀抗寵銅絲承舛
內顧翟禘左辟象掃地生官府光連雲日琴瑟宛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三十九
符松蘿叶契無非無儀宜家宜室嗚呼哀哉震索
得男坤道資生男子之祥汾王之孫甥教存胎蒙
養以真大廷射策太史占雲韓琦瑞應劉沆夢徵
嗚呼哀哉唐之觀察寔有景讓晉之公族傳有叔
向二母俱賢兩宗兢亢令子晉材鬱爲粵望母儀
是因子猷克壯嗚呼哀哉靈章金母赤書玉妃筵
鑄金簡亮煥紫微何彼遐壽哀此喪威蘭室陰森
虹缺晝輝寶發失耀常儀掩暉嗚呼哀哉東斗筭
殘北堂謏稿青靈鍊魂王孫悲草素冠樂樂家人

焯焯徽懿靡式聖善莫保陟屺思瞻治昊用情嗚呼哀哉恤典旣重展親不遺春相誼切信吊孔時言念伯仲孔懷堦筮題俸旣合登拜靡期望彼芻靈莫此絮鷄嗚呼哀哉尚享

祭耳儿山少保文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十一月壬申朔祭日戊寅眷生熊謹以羊豕庶脩致祭於少保工書尊親家儿山先生之靈爲辭吊之曰昔憲皇之丁未兮屬天紀之明昌載壻璣以端式兮值四神之在梁訊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四十

疇人以譜曆兮蓋水星之發祥曰冬官之司水兮惟子月實挺乎朱牂皇揆覽而名之兮若傳巖之舉商繫聖神之纘圖兮聚五緯於營室龔羣髦而策之兮惟夫子乎逢適指方州以秉麾兮曰承天而歷試紛官聯之惟服兮秋與冬其代序念獨咨此若工兮惟宏父之定辟逮定中以揆日兮竟禮樂之明備愛克正乎僕臣兮遂考工乎鳴鳩嗟惟帝之念公兮而孰知衆之所訖嗟夫子之脩能兮企予望乎莫儔惟聞聲而羣和兮亦孰知

其所郵彼徐邈之辭老兮逝將歸乎首丘悲陸抗
之受箴兮柳道異而不相爲謀偉司空之逮官兮
矧保衡之最優惟速化之見嫉兮謹誅出彼忌也
昔高后之拔士兮夕秉釣而朝釋耒也謗繩武
以爲則兮此程能而彼億也度脩能之揮霍兮試
師干而愾敵也卽料量之灌輸兮亦饋餽之可集
也維因事而鳩功兮嗟彼衆所弗識也少歌曰天
初終在茲兮運旣受成卒莫能移兮簞楊盈庭成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四十一

享

祭外舅翁叅議文

啓端門之寶書兮察天道於西北證董叔於含靈
兮豕韋復臨乎亥月彼玄天之曠莽兮連寒門乎
舒節睇團團之專榮兮嘉間維之炎德靈愾旣告
此叢辰兮青烏又啓吾以幽宅載營魄而遐舉兮

筮巫陽之後謝指大陵之積尸兮治雙雙其疆列
感墟墓之生哀兮倍予心乎隸側昔夫子之幼清
兮兼脩能與嬉節迨續食以粿賢兮同皇考乎觀
國撫膺胖以久要兮又何界於畛域泊安族於玄
糲兮夫子謂我曰振奇惟壬辰之委禽兮長子維
行而授之揖我謂我良兮子盍慎而行之胡然失
夫先路兮蹇中道而多虞辛丑余俟罪南服兮夫
子猶曰阨奇資章而適吳越兮衆兆嫉予之疎愚
疇沒振乎五林兮敝則棄之嗟永矣而野處兮有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四十二

意乎維駒而繫之悵見往之寔難兮冀來思之可
追惟曰襄能之而不移兮迷不知懲於吹蓬偃中
林以潛窺兮竊獨驗於盈虧人閱世其猶夢兮殆
又夢幻之幾微衆駭遽以爲伴兮曾莫察我思所
諫辭之縷縷兮矢之死於所知上列缺而下大壑
兮庶靈明其鑒之儼像設之獨番兮鬱倘佯其增
悲重曰飛神作我神可移兮凝精爲物精可分兮
孰是網維意生身兮穆上馳兮泰初鄰兮真常不
彫孰滅存兮魂歸來兮我思成兮

祭司務其丙山文

維嘉靖三十六年丁未孟冬月十有六日司務其
丙山先生喪及自燕年弟熊操性義致莫曰嗚
呼哀哉始我狂狷束身寡儔旅歲維午瀕子好脩
魯泮思樂齊卿首褒題橋負馬握髮逢周遺珠收
海斷木取溝曆數乞子練時待秋遠鴻並漸萍鹿
同啣潛躍揆記放患若投嗚呼哀哉峩峩燕臺巍
巍闕里金收駿骨羅列賓羽子辟劍戟我迺線襪
同泳學海並驅俠窟不逢九方竟置三刖孤鷲榆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四十三

枋化離蛩歷我返倚廬曾未黔突子留膠庠惠我
蒙樾執手長歧眷言明發嗚呼哀哉及我乘虛子
方遡河巴流字轉錦水帆開春色相逐佳期偶來
江濱班荆蕭寺啣杯綢繆星弁絡繹金醅言俱由
衷笑或離詼情通娣似誼若陳雷彩鷁背飛玉山
自推嗚呼哀哉子方居西我來自東旅鴈序霜敝
馬依風斬焉衰經曠然冥濛惟子駿惠唁我蚕叢
野樗敝芾蹇脩曲通合好二姓閱恤厥躬肅舲極
浦弭棹幽宮祖餞百壺感嘆孤蓬嗚呼哀哉辛丑

上計子賦欲獻勿疑盍簪邇迨適願元裕選屬孫
保司憲我居永廳而若搥鈍池魚見殃鹽車乃困
就我見存勞生無論萬里龍編一朝麟植顧我再
三思我頑健嗚呼哀哉子望南服我來北都赤舌
燒空白壁掩瑜投効欲去需次見呼曰子姑待以
解矯誣勗之詢名匪爲响濡我麗鴻網子繫鴈書
矢辭召隱星言聘妹彼徃比來男唯女俞成都百
桑岷山一區相期宴好遠有苑枯嗚呼哀哉陰靡
和鶴庭先傷鯉女獨瞻姑母徒噬指如何不淑而
至於此世熊之變古人難企我豈敢能俱以終始
兄弟旣具子姓率履移根以繼式穀爾似孟歌桑
返秦號聃死我遊方內慟以爲誅嗚呼哀哉尚享

祭甘嵩縣文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四十四

嘉靖三十三年旅歲在寅維莫之春 故嵩縣尹
左山甘先生將返幽宅其友某釃酒于茅執豕于
牢張筵折俎薦之蒸殺筮其恒幹矢辭以招曰嗚
呼痛哉我傳樸學子守青衿藝圃頡頏鴻逵彙征
與子定交及其弟昆子惠祝室爰始締姻追惟二

殤沱涕列膺我曰伯氏筮事未遊仲氏醜榮亦先
遺世顧瞻子宗我如子立參軍馳封上保列戟司
憲占星子亦待次七年之中而哭其四嗟哉天地
同此跼躄明明維皇且將升中捧子以檄綰符于
嵩子曰歸哉將母尸饗萊服嘻戲潘輿從容司命
司祿于何不豐樹背之護詔戚惟叢我方結社子
來自北初筵華燈或以逮夜骹兢四采牟呼五白
象碁六博分曹相迫禮義卒度咲言惟則曾幾何
時北斗落藉嗟哉素扈而返於真我之末號匪伊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四十五

異人與則有主隧則有銘繁俗之好匪道之存一
氣之始搏控莫憑今本無死始亦無生惜也歎言
來與子陳惟茲恬愉庶與化并歸來浮休我誅子
聞嗚呼哀哉尚享

祭駱侍郎文

維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 日眷制生熊過謹致
祭於總督漕運戶部侍郎石溪先生駱公之靈曰
嗚呼痛哉言念總草公謂伯氏曰進之甫弟也國
器今餘四紀言猶在昔公先我嗚歷年惟七得待

同朝比肩而仕維公官簿多所敷歷和而不流矯而不厲課其伐閱終始惟一迨公懸車屬我削藉喜謂國人得所矜式公間謂我子既有易亦有春秋伊古求匹笑而謂公得無爲戲知公謂我寬此岑寂惟言會心將以就質胡不憇遺而遂棄置國失老成卿乏不二寧獨交親寢門潛涕僖載謚法小心畏忌節惠之施宜曰僖懿誰發潛德徽章求錫庶言之同匪朝伊夕史職若作闕不可卽益部耆舊當有續繼顧我病癘無能爲役石王之溪蛇南沙文集 卷之七 四十六

蒸爲太和福我邦邑一奠之忱吐辭莫及嗚呼哀哉尚享

祭翁母歐陽宜人文

維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辛巳女甥熊過率其婦子敬撰牲醴致奠于外姑封宜人歐陽氏之靈曰於呼哀哉我昔始室并喪其偏相攸於瀘維舅氏賢結縵授女始覲姑氏及一再拜西上而去舅曰俞俞姑曰唯唯黽勉同心以奉母規中老

而傳聞就女養肅敏警儉見此昭曠丙辰之元亦
既萃止彌留東還勿藥有喜秋以爲期女謀歸寧
旋聞臥疴憂心屏營遷化留期女歸無及瞪勞嘿
嘿亦知姑意過之愚劣一斤不收子方就傳未卜
所休我之習忘何得何喪朴雖不前亦自近上若
辰之資數倍於我幹蠱光前理無不可天所陰相
後當必昌繩繩振振長發厥祥金井之阡婦從其
姑禮制既協孰敢後圖一奠之哀辭所不洩墉城
峩峩庶幾來格尚享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四十七

祭華補菴文

曰嗚呼哀哉始予與先生論文也悉索敝麓而副
錄之其後以歸於吳興曰子之文皆有所自出淺
者不能窺入非子亦莫討其實也豈予文獨有當
于心者乎又數書自吳來蜀索所校本且屬予記
其堂曰欲與荆川子田記並傳也冰巖先生來則
督前事益亟而俾擇言爲壽文今二文皆就校讐
亦畢而計音適至嗚呼將誰爲言之而誰聽之哉
始吾欲哭荆川宿草之墓而以先生爲東道主今

則不可復作矣嗚呼哀哉先生質直忠信汲古守禮安而成者皆流俗所難也寢門一慟曷以罄予情耶予文斷自癸巳諸凡若干首都爲一卷其逸文與詩不與焉易象常以奉寄春秋明先師之志者策書重大而不能卒致別錄堂記壽文侍史就先生而讀之記文卒傳耶刻成則以寄我我與先生蓋兩畢其志矣嗚呼先生存亡睽阻而極于此予文有所明與否先生之靈牖而相之嗚呼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予與先生所謂情見乎辭辭繁不殺而意未盡者也嗚呼哀哉尚享

祭李憲副文

維年月日春制生熊過謹以樽盞致奠于故陝西按察司副使中巖李先生之靈曰嗚呼痛哉昔吾師峻峰子與先生友師指過謂不易售也先生曰凡貨希世者嘗不酬于比閭之市奄而有者亦莫不良也賈胡睨眊襲而藉之非連城弗顧矣今某愚不適用忌於暗投思吾師而不見其見先生如吾師焉未常不慨焉求嘆也先生先某而舉者

十有九年然書牘所傳伯氏藏之曰改之爲同年友也譬諸臭味有同嗜焉而忘其不足爲薦羞也吾思吾兄而不見其與先生俱未嘗不怵然含悽也嗚呼某與先生其感知奚翅一日哉己丑之春同舉南宮聯騎比屋投分益深三仕三已解去輒合碁局壺矢之餘重訂歲晚邀歡爲樂及予南歸令子入我甥館然予返以多病不得時見先生則靳曰窮愁著書妨樂事乎吾書不必可傳而乃數相睽携是則吾罪也矣予診先生病且革矣道敘

契闊遊子冢孫訖于弱息皆有所憐念而神不亂某以爲可勿藥也孰知其竟化去乎今工部君冢孫實還而不及見能不悲乎雖然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某則知之矣子孫盈庭擘有休問將益尊顯生榮死哀幽冥之中其情與人等也其有不慰籍者乎始吾以哭吾師哭吾兄者哭先生感慨之情旣已不解于心矣况夫同年之雅婚姻之好又安能憶故乎昔子張之喪曾子齊衰哭而不吊今某則且禫矣而不哭弟庸知其非寔故耶然桑扈

返真楊朱觀化而不傷撥其原情是或一道嗚呼
無去無來死生共貫神之聽之其亦釋然于吾言
乎則吾所以哭吾師哭吾兄與吾同年婚姻之故
者亦庶幾少慰藉矣嗚呼哀哉尚饗

再祭李憲副文

維嘉靖歲在辛酉十二月初八日眷年生熊過謹
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儀致奠于靈曰嗚呼痛哉子
旣以銘公而復何言退之于文自視無前其銘李
氏惟邢與觀邢其婿父觀其同年其文旣簡其法

復嚴某於退之無能執鞭才本不逮文固宜然蓋
退之知觀於其旣年之後而某交先生于未同年
之先早彙征於園杏晚法社而依蓮况李熊之締
好兼愈邢之姻聯壯選睽携老尚交驩豈若邢雖
暱親生而異壤觀雖蜜友死而早捐事因日富交
以事詮故韓嚴而簡我肆而連妄意斯文並韓而
傳匪我宣驕竊此豪賢揆昔公之初度陳祝詞於
初筵公素命我我不敢謙驚歲籥之未易嘆壑舟
之遽迂况祖席於西楹將臨穴于東阡傷緇謳於

晞露悵厚夜於終天顧花影之重重維涕泗之連
連魂兮歸來無我有愆寄哀悰於未訣儼昭格于
重玄尚 饗

前沙文集

卷之七

五十一

南沙先生文集卷之八

蜀毘熊 過叔仁著

同邑聶紹昌元玉

臨邛孫之益思謙 衾

曾孫熊胤衡重梓

雜著

柳溪頌有序

龍舒錢先生今少司馬公弟也溪之粵有樹柳焉以是著稱尚書司馬郎左子暇以壽問其友過也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一

稱柳溪子曰壽左子審之過稱辭曰凡柳溪之義壽慧子曰橫樹之生折而樹之又生徵之生理胡不遐壽或曰柳溪子何人也曰溪者隱也柳溪子孝而友材而用晦蓋稱柳溪云夫柳有三水粵樗也爾雅故謂樗曰河柳卽言樗聲從木聖常試觀說文書發深省焉生之義以配至德樗之從聖可以閱躬矣非夫天德孰與於斯頌曰椒荆碩繁玉衡散精爛彼織女曜靈果珍薄觀樂汁柳主材木矧伊苑柳正應厥宿疇屯科墮亦孰覺達依依

柔嘉於溪之下靈祗篤施溉浸以時脩條遠揚交
穰連枝彼樅者陽曷不樹樅絜柳生生天德聖功
君子觀物比物醜類惟此柳溪庶善以勵

宋中丞凱旋帳詞

伏以緯除舊布新之彗陽曆中天當脩文偃武之
時陰符孕他八白九紫輔弼消諸兀之虞三宮五
戎徒旅占太一之盛秋陰屬道官日懷安恭惟
銀臺舊列玉帳新威文章虎變奎曜爰降其神武
曲龍韜璜書况當其域嗟夜郎之不若勤天子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二

之深憂剖竹徵兵用共武服出師專闢乃試師干
戈分日影師律肅以無譁劍應星文震疊偉其有
相龍頸天竈知地險之有宜國印唐符喜廟謀之
得筭綸巾羽扇鋒蝟斧蟾等恭從敵愾遂見戎

休戰功曰多豈云一夕之澤含情以合無寧加具
之私遂用作歌告于有衆銀鏑臨風薤葉飛金蓮
籌筆夜蛩知攬裘寒角吹初日緩帶新度檢握竒
餘勇賈凱歌齊石林迴暑障烟希且須朱白描麟

閣猶待夔龍集鳳池

右調鷓鴣天

教通贈劉師禹之鄖西

蜀有劉子學者也將如鄖西喟然謂熊子曰教之難也吾受牒於十日而九不獲吾心矜其不能乎子嘗試語我來熊子爲誦教通之言曰人之劑量也不可執乘於時束於教也溝中之斷木也斲者營之無取裁也工師邪許而舉之錄之銷之附以青黃離離然天下之利器也是乘時之參決也缺曾丹礬玄砥之生瀕也瀕之生金也各以其數或幾千歲而一化若是其滋久也方人合以羣材正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三

以匡郭節以符貞屯以子申蒙以庚戌六十卦各以日爲主不期年而金成物之速化是其稽準也天以節而六氣生焉地以制而五運行焉其相爲勝而奸於支蘭藏者血氣滯而神不麗矣疾醫眊其灰生參兩其動變鑿石毒熨擗腦揲荒瓜幕浣腸蹶然起而復人也否之可傾此其大校彰明者也察其時而材之奉遇者厚矣審其化發機在心聞明柔強資之可移有道矣通其可以傾制之故得其環樞而應之無方矣雖然吾思之兢兢然不

釋於中亦若子之心何也將其始也吾有雄成之心其求之也飄乎其浮氣也而昧其難乎嘗試語子青鳥氏之記有胎教其生也梧柳桑棗以爲弧鷄狗牛羊豕以爲牲中四方以爲射示之事也命之曰養正之教今輸將日墀祐禩以須箕倨抱舖委地去之如遺土也拊背而祝之曰勿哇呱呱逐毋啐詈以趣又奚暇徐教之爲以古爲軌今有平無也其壯也五物之地辨以土會五物者民之常也而以施教焉命之曰厚生之教今或流徒無託

老而帶索奉腹以餓氣餒膚鏤鷲鷲者攻剽誦詩者探其含珠以自活與乎其喜也果乎充其體也肆乎其流而不知止也以古爲軌今有乎無也今其爲教也風旁行而偷淪又將趣之上苟以身文下提空名以嚮之青衿逢掖委蛇於塗指而詡然曰吾能教以爲教若此而已嘻其欺也毋亦謂人之盡亡其知哉古者蓋世刑措而家可封今有乎無也故今之教國無檢焉而係乎師師乎師乎端本以先之明禮義以導之或推之或招之刑就心

和而毋爲尅核而毋爲詭厲主誼而奴利毋賣於
經以亂天常是教之則先師之所營也知命之所
糾合而仲尼所不倦也此之謂救其末流化原之
不可靳得而思其次也鄭之志曰錫義之蘅日不
自持風之發也其相遭也挺然而已矣其靈之所
融與其精之所結其昌於物也子孳然特異而况
散於人者乎子之耶也期年而觀子之化

良說熊公聘教諭之廣濟

嘉靖辛丑石東熊子公聘授牒爲楚廣濟師訓詩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五

云惟彼荆楚居國南鄉廣濟南方之國也觀之以
其象離南方之卦也離宮之四世曰蒙陽爻體艮
于上易師陸德明說曰師之尊體艮其象也始公
聘生歲陽在癸歲旅甲午之次公聘乃始用易登
賢書甲癸之間曰良萬物成始成終在是矣是亦易師
虞翻等傳其辭熊子曰古之言者命之以其物而
訓之以其方是其於良也合德吾謂之說良良之
說歸藏家曰狠也山立峙各于其所無相順之時
也非也吾學自孔氏孔氏之言曰艮止也蒸民之

生物有則焉秉爲彛常故心之精神元化之委也
神妙萬物而執之爲有者何也其用旁流不居其
本真靜有常者也故思無不通不出其位位也者
何也子夏之傳易曰身所止也不出位止所止也
學至於止以應天下務豈有難哉雖然止亦有辨
蒙之艮不利爲寇葆內和也利禦寇絕外緣也此
夫緣戒而入者也然則戒也於蒙有加損乎蒙之
始不識不知赤子之心也初筮則告初筮者不識
不知蒙之本體也於文王止于一止正今謂蒙以
養正此蒙之止也非有加損于蒙也比其居之安
則資者深故時止則止以爲艮時行則行以爲艮
從心所欲不踰其矩也不踰其矩者止也此大人
之止也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
至善此艮之所以成始成終也體艮之象以成師
之尊其在是也夫

湖州府賑貸議

一本職起自儒生不諳吏治自初蒞政志在懲奸
而兩月以來民志未通尚多失業罰刑勸諭其術

已窮蓋由德薄不能儀刑罪何可逭夫 國家張
官置吏固欲安民也卽今東作方殷且又荒歉若
追胥煩擾訟庭充盈民何以安自今部內人民詞
訟非關上司行下者本職暫與停止仍不許毛舉
舊事詰告若能自相和解者准赴府息詞與民休
息以其成清淨和平之化其通判治迹無狀檢身
有乖者願郡中賢達者提耳訓之通判雖愚亦當
避舍師資幸無相棄

一爲勸分廣慧事照得本職近因所屬荒歉行縣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七

議賑據該縣冊內應賑人數甚多倉廩所儲不足
欲行出俸以倡義民少倣經扈稱之故緣本職蒞
任未久公家常祿缺乏未善關支今提空言相示
人誰見諒欲申呈上司截畱上供錢糧則

朝旣已量裁捐折額稅難以再請爲此示議境內
尚義之人有能出備銀米雜糧入官賑濟者本職
隨其多少議立賞格其多者牒府具申查照天順
元年詔書事例奏聞旌表如不願入官者自行到
官量報銀穀數目官給印信簿籍查照宣德八年

詔書事例借貸接濟待豐熟時抵斗酬還蓋昔時
富鄭公青州醜民十五萬斛朱文公崇安發豪民
穀粟下其原直賑荒前賢所爲皆得義民之勲吳
興民俗素厚豈無其人况所賑皆是親隣可結恩
慧可積陰德又其大者賊盜不生長守殷富且得
官同申達尊顯其身一舉卽有數利倘閉廩自完
使小民轉歿不惟損德而爭競日繁鄉里嘔簿官
司不省他時致有禍端則不保其富謚爲愚謬遺
笑後人矣卽今亦不强相科抑但本職爲民之父
母且官得通判一府之事誠不忍貧民之饑亦不
忍富自陷於禍特此示諭使之自擇其能感悟者
至縣投狀限三日造冊以憑施行

南沙文集

卷之八

八

一爲議處賑濟事訪得各屬所報饑民惟憑糧塘
里老多有索取民財虛將得過人戶及在官在市
奸猾充數返遺無告窮民甚至以生作死鼎迺爲
存空破官財廣開騙局爲此省示該縣量地廣狹
分爲數鄉先憑糧塘公舉次參士人賢者之論以
禮委請上戶平時公正鄉里推服者一人名爲提

督使自擇一二殷實公幹之人爲副赴司同塘里人等檢覆冊內人戶分別極貧次貧如有生業尚堪度活者徑於原報冊內除名務使窮鄉下民沾慧覆勘畢將應賑人戶先分鄉里區大字書寫告示各鄉提督領回榜示仍別密差人查訪有無將榜文懸掛隱匿等情具結在官許漏遺極窮之民赴告如有冒報一名者原勘報之人罰十名之費佐報其冒領者倍退還官仍重行科斷若無冒報而遺窮民亦于原勘報名下追賑其提督以下人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九

負事後有勞該縣冊報以憑優處窮民嗷嗷待哺仰連夜卽與施行

廣師說送李生如京師

始予爲祠官典司太常禮樂思古所以導化其民人者漢西京去古近矣郡國遣土受業必請太常此與太師樂合國子弟何異然其合而教之必使有道德者主焉而漢法太常博士率高第者廼得之本實雖離然其官聯之設猶可繹思其禮樂教化建中和以爲民極者未至決裂如後世也其官

師之重如此是烏可求得而倖至哉自予屏居麗澤常欲討尋塾師之教兢兢然不敢易也而况於求之乎李子解官淹恤者越三歲將赴謁銓曹隨牒爲學官師如是者不可謂不求也然州黨之序以行射飲其爲科條雖大于塾師而視諸國學則少踈矣予不敢師比閭李子乃欲求州以上而師之何也昔孔氏之門以有若似夫子夫子之論學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繼之孝悌務本夫樂之實樂斯二者而已其近取諸身原情根性如此

南沙文集

卷之八

十

其于夫子亦孰能辨其非士哉予考信周官之所導化者統以馭之曰親親物以教之曰孝友其閭黨州長之所合而書鄉大夫之所比而興胥屬之教官而已然則由學而化民成俗者其至德要道誠不別構使學士挾日而服習矣今之師長掌其版以眈其踈率程其文以辨其工苦研其曆以馭其後先別其數以賦之多少非復有先王之法也其職易稱人可求而得何必李子也况李子又有待時乘勢之利哉道以中和爲至是故有所抑而

俯焉有所引而跂焉三年之喪以祥琴嘗之所以
示有中教之中和也予不及見李子所爲制痛者
其淡然而平則今固見之矣倘亦庶幾祥琴之意
乎意其真機之發必有則焉而不可踰者上以是
而風下以是而化其相爲感通卽未論西京太常
博士弟子也中禮以教而和樂防之者亦豈必減
古太師樂之遺乎此其待時乘勢之利其幾可睹
矣故曰歸而求之有餘師有餘師矣則亦何嫌于
求之也予雖未能脩塾師之教然因李子而悟中
和之則是以已心可爲嚴師矣商人之言曰德無
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予克一予協予一自
能得師矣予又何求耶他日以語從子典請以歸
諸李子曰吾舅也舅諸昆有教麟遊者或可並貽
之乎因名曰廣師說

壽中巖李先生樂府有序

予爲儷語壽中巖李先生自嘉靖丙戌始也其後
丁未戊申乙卯凡三矢辭焉在丁未者曰玉局詠
喜予亦多言乎哉於是庚申先生壽七十二其親

黨姜生曹生復爲請喜又多乎哉顧己丑春薦於
春官者凡三人行人徐君子恭與焉今獨吾與先
生在也當是時吾黨之同朝者僉事何先生知府
周先生少傳井先生侍郎駱先生今惟吾與先生
在也昔道園虞先生兩壽其鄉人尹氏而不厭若
幸託詞於壽域者彼其情豈若吾與先生哉作近
樂府一章以道調蘇武漫按之可歌又道園先生
和馮尊師填詞之體也先構爲腔則以詞填之不
復可增損今詞作擊白陟看皆爲平讀屋去讀亦

中州派入音云耳然歌之太直殆如琴去泛音無
以畢曲也堪詞之後更爲新聲如古樂府趨艷之
遺韻急而節繁情見乎詞蓋烈士悲秋其諸消息
盈虛之際陶潛有言聊復得此生耳嗟夫人固各
有所感矣哉角郭舊在入部舉其一隅凡他聲不
圓者亦從例協律派而隸之不獨入聲也道園先
生老而目眚予未哀而先見侵予文不建若人固
也於詞學義何有哉獨予與中巖先生情好姻舊
非若尹氏與公者則亦不得退脫於荒落也豈但

藉公以解嘲哉先生之客燕人郭生善諧諱言內
貴人會歌闋則解散以錦重重爲節故取爲亂章
平引其聲以胥之冠以名曰合曲蘇武漫謝郭君
使慙聽吾詞今之錦重重是客無庸歸也因以獻
笑於先生蓋亦所謂愛之無已乎符月呈鈞流螢
逐火恰逢物候迎秋對酒當歌逢場作戲蒼胡乾
闌齊謳擊壤閑身懸車遺老塵網等閑能殼空斷
送白日黃鷄消除翠壁丹丘 曾記得柱下猶龍
殿中如虎九關烈豹番休天上青童匣中黃老年
南沙文集 卷之八 十三

來叢桂堪留陟岵瞻雲傳觴戲彩邀歡鼓缶相求
且休論劫石銖衣先看海屋牙籌 重剖繫不住
烏飛兔走尋不到馬渤牛溲學不得龍驤虎驟笑
不定蛙角蠅頭有味清時無能白首庭中種槐門
前栽柳英雄伎倆待一筆與都勾 坐獵尉遲盃
起把郭郎袖且謀一甌滿浮則便是堂開錦畫却
問郭郎知否可復道錦重重花滿樓

蔣道士字說卷

蔣生舒芬初從予友編脩楊君游有道者易今名

曰道南別號太易子其從予游也問字焉予爲之
字曰子明因生之請而祝之辭是時有合陽劉子
者在焉辭成就讀使聽焉子明者與合陽之義將
無同乎嗚呼念哉辭曰離巳日光坎戊月精日月
對峙南北爲經流戊就已其道上行是曰道南以
示玄津日月爲易號所自生始青之下兩半同升
日月合璧赫赫厥明惜昔仙人陵陽子明結璘駿
躡擲火流鈴朱陵九霞素島三雲如和其光亦同
其塵迨其朗宣廓然太清兩師所命同出異名審
南沙文集 卷之八 十四

易校象不失本源念茲不忘終其永昌曷惟其昌
爰契合陽

凌雲山刻石銘

凌雲踈峙秀色互發水波湧沸山容潛沒敷華卉
英挾竒竇室傑構窈杳冥象超息矢辭作銘奠茲
鬱聿

息心所頌

我聞晉賢菩薩摩訶沙于大光明山坐蓮花藏獅
子之座晉照十方爲說法已于后闔浮提界有一

居士見宰官身了一切法卽與善緣與其同學而入此山見諸辟支無學居于一室其室方丈有一長者善爲說法息身居士稽首而說偈云

善哉諸衆生 皆涉有爲法 菩薩入三昧

遮那之願力 身相如虛空 不攝善惡念

是名息心所 菩薩方便力 憫念于衆生

無住而生心 遂有種種法 流浪生歿際

唯願諸處者 遠離一切覺 餘二皆非是

任同知像贊

南沙文集 卷之八

十五

脫身俠窟抗情世塵文本映心才任解紛集鱣在楚剖符臨申孰是望之迺于溟雲不忒者儀難述者神柳先民有言人貌榮名故注心旂常或縱丹青而不知儼然望者是天之委形我孰頌之謀貽厥孫

上元火樹黠鬱不明重爲經紀矍然永夜有

溪子見虧起什之繁聊爲致語解嘲云爾

春叶孟傲俗祠太乙銀花燦爛火樹參差代日月之明宛聚星于東井中天地而立凌倒景于南宮

重明以麗初有似于瞻天漸進而升忽復疑于就日顧照夜燭龍躍潛難測而燄空朱雀翔集隨時入地中而明夷思爲推挽在上而大有本自吹噓震運方隆喜顛木之有葉離明作兩觀煨燼之再然倒迦葉百尺之竿惟憑法用返魯陽三舍之駕有待精誠况五夜三元之首當千金一刻之時傳燈欲破于羣迷調燭耶存乎小試用悔不妨于寢明之代緝熙維利于不息之貞雲官火德所希天下之文明銀海金光獨證環中之玄德

賀戴守帳詞

周禮司儀傳摯嚴九命之等豳風稱兕躋堂當十月之交茲惟歲問之常兄在附庸之國及此滌場之候寔當降嶽之辰六同慶衍罔不率俾庶尹允諧矧咸奔走恭惟某官圭章重器龍象異材巨海精靈會八閩之灑氣曲臺典禮紹二戴之儒林曹滕鄒魯龍田早見於文明公直忠清華冒遠宗于先烈明光起草寵三命以爲榮益部占星把一麾而出守大邦有控民皆託於三天遠郡無師鄉亦

興於三物畢辜受紀初度重逢中和樂職四子講
而難明小大從公三頌繼而有作尊開緣蟻色分
荔子之鄉醜舉朱捉光映壺公之舍填詞隸諸樂
府登歌徹于賓筵 茅屋秋風問民力西南幾回
消散欲分憂漢吏稱良會須有真豪傑歷井捫參
度奎聯璧正懸弧時節斟酌元精斗柄倒垂天北
柱若洲橫烽候靜西樓長嘯談風月但青史芳名
博得舟丘真訣劫石銖衣桑田滄海笑等閑竒特
更堪論壽域重開壽臻平格

南沙文集

卷之八

十七

右調無俗念

讀鳧鷖假樂詩

鳧鷖假樂二詩本不相蒙也自朱氏始迺會合之
古言鳧鷖守成耳鄭氏因曰尔者成王也今考其
時乃大繆於實夫所謂公尸者何公之尸而非王
尸也或曰成王之時爲王尸者有文王武王其上
皆公尸也故言公尸以尊也按國語周人之辭昔
我先王后稷又云我先王不窟蓋如商之祖契於
祭乃稱玄王不謂之公也今必謂其上皆公尸恐

絕前例矣或曰于公先王公先公也則祭有先公之尸何用疑爲也曰此毛註之得而鄭箋誤也公之云者猶所謂滕瞽奏公王公伊濯之公益事也而非謂先公也周禮掌祧守先王先公之祧序先公于公之上王蓋后稷也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序先王於公之上王蓋后稷旣稱王則祭當稱王尸今何以稱公尸哉然則鳧鷖之詩殆非武王成康時詩也或曰謂后稷爲王者有據乎曰書武成先王建邦啓土序於公劉之前是非

肇有郅家室之后稷乎凡統於尊者今祭當先太祖而尸乃止稱公尸謂成康之詩可乎周禮旅酌六尸并后稷而七或曰孔氏禮疏天子必取列孫之諸侯入爲卿大夫者爲尸是以謂公尸也按詩之楚茨刺幽王祀祭不亨而稱皇尸不以謂公尸也或曰朱氏定爲卿大夫之詩柰何曰君婦莫莫所謂九嬪贊后薦徹籩豆者也卿大夫之妻柰何援女君之說而冒稱君婦乎又詩人托興深遠固不可淺求者然其因物起興必不逮及若其賦事

則又直陳所見耳今日鳧鷖在涇涇杲安在乎書曰涇屬渭汭而導渭自鳧鼠同穴東會於澧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詳涇之入謂在陽陵陽陵在咸陽之東矣自土漆沮程氏雍錄定爲岐周則高陵以西上流之涇且不得於岐周言之况於文王之豐記里有數百者乎况武王之鎬去豐又二十五里者乎以是言之殆公劉以上詩也假樂古以爲樂成王自朱氏始定爲公尸荅鳧鷖者今考其詩辭無一相應斯其言豈不異哉

讀曾子問

曾子問父母之喪弗除可乎謂可以除之賢者之過也故孔子以中道荅之而遂及于過時不祭夫所謂祭蓋通凡祥禫之祭須及期耳孔氏不得其義遂以庶子除君服不祭當之若欲以茲義蒙上文者而謂上所言毀祭但指主人支子則否故曾子疑於支子之不祭而問之于斯有大誤焉問者各爲一事今粗解爲文句者必知之孔氏乃強使爲一容非誤乎且孔氏旣謂適子已行祥祭則支

子仕宦者雖不除私服無復追祭以爲支子之禮
今孔所荅乃至云過時不祭而不云適子已行祥
祭則亦非支子矣乃欲以彼當此其爲說不自相
背違乎求而不得又以祥祭其於文義遂若燕人
之說郢書矣不亦可怪哉湛子蓋不察而因其誤
余觀于鄭氏之說蓋無有也從鄭氏

讀文王世子

南沙子曰名固有同者乎而實實異者乎苟徵其
名而已則將何以攷實世子之記曰及登歌清廟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二十一

蓋述稱文王而述之也繼之辭曰下管象舞大武
夫象以言乎武之功也鄭氏所謂之武王伐紂之
樂是也正義見周禮六代之樂象不列而詩維清
之序曰奏象舞焉而以爲文王之樂其始蓋誤于
詩而又不得於服虔象以削之傳也沿而至今湛
子曰象周頌維清文王之舞夫象之有二也明堂
位之注曰周頌武也祭統之注曰管象吹管而舞
象武王樂也是武王之舞象也維清之奏象舞是
文王之象也且云正君臣貴賤矣而乃有堂下樂

夫上下俱奏者乎然則象舞同者乎曰同蓋所謂
變文也管象爲句而舞屬大武爲讀此固所謂前
歌後舞者也

讀二禮測

某以爲三禮者自其書言之也若以爲二而已者
殆非也若合論其體要雖二之且不可蓋禮儀譬
則身而威儀者卽其具體而析言之也謂有二乎
乃知三禮者古者識別其書耳非以禮爲有三也
然則周禮者法也二禮自天子下達周禮則掌朝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二十一

廷有不下庶人者矣今以其綱具曲禮因欲附之
則王制不可附曲禮乎以王制爲雜傳而願以周
禮歸曲禮同體而異議乃不然矣大抵儀禮爲經
禮記爲傳者正也曲禮與儀禮各有經傳者自言
之耳非正也且以曲禮爲五倫禮卽操契書致野
外軍中之類當屬何倫乎彼儀禮之冠婚喪祭又
豈外五禮而別言者乎又以周禮附曲禮諄繆矣
昔鄭氏注禮器經禮三百謂是周禮今朱子所從
乃是臣瓚注漢志語鄭不必泥也然如子湛子則

一以周禮爲經禮一以爲曲禮之傳相去不太遠乎又儀禮之書鄭氏禮注以爲曲禮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與晉苟崧所言不異則如昔儒之言二禮殆俱曲禮矣今寧得又分經禮威儀于二書間乎某之爲儀禮禮記爲經傳者卽其書之相表裏言之非謂可分經禮威儀于二書猶所謂一身俱體而折言之云也

讀古樂府

南沙子曰古樂府其猶有遺說乎以予攷之前聞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二十二

漢蓋二十又二篇而不存者且四篇矣魏吳以下多寡不同意義因之崔仲熊以爲改造云蓋參伍而觀見其非舊貫也云耳左豫章遂乃爲條而分之曰漢之所謂朱鷺云二者魏改焉以爲楚之平者是也吳改焉以爲炎精缺者是也茲非求仲熊之說而不得也乃遂逮于事實乎夫論朱鷺之義固已異於楚平而又獨責於宋曲之異義若其宮商之相宣句律之短長以之相較亦復雜之而去之非言近樂府之同映而異辭也乃欲聯而言之

若相沿樂而損益然者則豫章之求之也亦過深矣哉大抵鼓吹之曲其迭奏必有次第漢自有朱鷺爲首猶魏之首楚平吳之首炎精缺耳譜序不相爲謀又奚必謂其改彼爲此也哉雖吳之爲是說也苟以其所見者云耳其亦爲必然者則亦非予之所敢知也

老子

始老子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道德五十七百四十有八言老子故守藏吏多識前言其谷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二十三

神玄牝列子以爲黃帝之書知白守黑今還金術稱神農經蓋多述舊聞也予少嘗聞孔子蓋三十而問禮於聃其旨與五千言不類而東萊呂氏則曰告孔子者其職而著之書者其所見也爲呂氏之學者有葉正則其言特異呂氏而與予同葉謂老子所自出莫著於孔子家語曾子問老子列傳二戴記孔子從老子之迹甚明此禮家儒者所傳也馬遷記孔子見聃嘆有猶龍遁周吏至關關令尹喜強之著書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此非禮

家儒者所傳也使聃果周藏史欲教孔子以故記
雖心所不然而苟自明其說豈無緒言一二辨析
於其間而故爲巖居川遊素隱特出之語何耶然
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爲此書者必非
禮家所謂老聃特妄人訛而合之耳遷旣以爲不
知所終又以爲百有六十歲又其居有鄉里又以
爲有子孫爲魏將而著書之老子教孔子之老聃
不能辨其本而徒詳於末流何也其意出于獨而
其言考於晦菴橫渠而加詳矣故特略而著之於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二十四

篇端

列子

劉向校讎列子定著八篇自天瑞至穆王湯問二
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人見其荒唐幻異固以
爲不足信矣踈寮疑太史公不傳列子又謂莊周
之末篇叙黑翟禽滑釐慎到田餅關尹之徒以及
於周而獨不及於列子何哉豈所謂鴻蒙列缺者
歟又向錄禦寇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
歲而其書不當言子產鄧析柳子厚固已疑之史

記鄭繻公二十四年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與列
子正同時是歲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穆公遂誤
爲鄭耶予謂繻穆皆從系或遂誤繻爲穆耶未可
知也太史所不傳者固多何必疑於禦寇莊生書
本不主於記事一時偶遺於今亦何足據况向之
傳極不下太史公向以爲有其人今乃疑其無耶

管子

管仲作內政以寓兵始變古矣宜其爲高似孫所
誦也今管子書序劉向所校讎除復重四百八十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二十五

四篇定著八十六篇太史公讀管氏教民山高乘
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
一名形勢書故多龐雜附會其記毛嬙西施及吳
王好劍事出仲後其謂持滿定傾不爲人客乃大
肆種蠶之謀其後石林葉氏又以其多與鬼谷子
相亂所自序者事亦汎濫不切蘇氏古文謂多申
韓之言非管子之正也甚者以智欺其民以術傾
鄰國有不貲之寶石璧青茅之謀使仲而信然一
匡九合之績胡爲哉由此觀之則書言利可修者

或真戰國策士假仲以張皇其說而向所芟除未
盡歟高氏攻貪騁詐云者要當以理情度之未可
隨其虛喝云爾

孔叢子

子思之生年雖孔氏之子孫不能譜其年月孟子
曰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測則不能安子思又連
叢記穆公之薨子思在衛不爲服斯足以明其同
時矣然孔子家語後叙及史記孔子世家子思蓋
六十二以卒按孔子卒在獲麟後二歲其後十六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二十六

年哀公卒又三十七年悼公卒又二十一年元公
卒又三十三年穆公卒尚距孔子沒百有八歲子
思尚存則其生年亦當在元公初耳安得對孔子
折薪耶叢稱子思十六作中庸曰祖君厄陳蔡作
春秋詳其語意與仲尼上父字同蓋孔子已沒之
詞伯魚之卒在孔子先中庸記哀公問政哀以謚
舉則必已歿是書又在哀公後矣哀公沒後孔子
十六年正合子思作中庸之際則孔子且不見子
思之生况伯魚乎伯魚沒在十年左近而孔子始

生其不達亦甚矣雜課其言卒未能定然中庸之書決非十六童子所作不待據殘缺之文而後知也

荀子

史記荀卿推儒墨道德之行然卿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其所排過非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耶卿本儒家者流其非子思孟子乃欲自躋以繼孔子其意望侈然大矣今夫信有剛柔善惡中皆陰陽所爲故惡不可謂非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二十七

信也然存於夜氣發於善端其本曷常有惡耶卿以仁義爲僞而好言禮曰禮者養也不明內心之發以原天則之自然外取於聲色臭味而近爲耳鼻口體之制顧又曰禮者敬之文也是寧知禮之非僞也哉韓子稱卿大醇小疵黃東發原古今字義之別爲解曰卿所言僞者謂若妹與接非若今以爲諂邪也嘻東發亦黨同於韓子耶至其所論粹而王駁而伯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波惡知孟氏身與假之辨哉東發之論則有由然矣卿大疵如

此豈不亂真方希直曰擯背道之言自荀卿始亦若過計也夫

陳平

漢高平城之危陳平所謂奇計者蓋自班固時失之矣南軒張先生意其鄙陋不可以傳故平自諱之是亦未可知也應邵因桓譚新論著其事譚曰陳平之使闕氏必言漢有美女因急則獻之譚亦臆語非有事實故以必字決其說邵在固後固乃不聞邵何從聞之譚雖博學且在固前然固世史南涉文集

卷之八

二十八

父彪與譚同時而年稍長其網羅遺拾譚不能加也又其姑婕妤在掖庭故彪習聞漢事彪無所聞以詔固譚乃能傳其說耶譚叙此首加必字已自可見後人不察遂以爲實然爾

婁敬

史記齊人婁敬說上都長安而舉朝非之夫當是時漢廷公卿不學甚哉其折劉敬何其諄也秦自仲以來詩書頗紀其事歷春秋戰國逮子嬰乃亡何止二世周之盛時故在關中也居東都蓋周召

君陳畢公之徒保釐而已自平王至東西周過歷之年削日恣盛何以虛稱於八百哉楊雄曰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軼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徒居長安適也有逮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然則雖子雲亦未深考乎王公設險以守國所以杜奸萌消兵端也凡此皆爲民耳敬言不欲阻險以害民其言雖有所本要得其一耳漢不必言也靖康之禍其效可觀矣然元帝時翼奉又請徒成周又論天道略地形南沙文集

卷之八

二十九

別有所主而東漢竟都之何也

叔孫通

漢書叔孫通采秦儀制禮今其禮不可見按漢書梅福傳叔孫通歸漢制作儀品王克論衡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然賈誼傳言漢興二十餘年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則十六篇者是朝會之儀爾無有施諸民間者其爲儀自通傳外獨褚少孫載其朝賀正月儀法於梁世家

云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而已民禮
全無所見其後韓延壽於潁川秦彭於山陽皆自
制禮度無所稟承所謂十六篇者何其踈脫耶通
傳旣稱高帝悉去秦儀法爲易簡雖不明其所去
就者而機可爲矣通不能乘時求古所謂易簡而
反采秦儀雜就之至慧帝時定宗廟儀法而原廟
之立諄諄尤甚其時稍定漢諸儀法其於十六篇
想亦無大更改矣若夫君臣主定勇夫悍將之氣
固當有以消之高帝不知其機權而止覺皇帝之
貴則亦大陋矣儒者譏其尊君卑臣要爲有遺論
也漢制天子爲丞相起敬尚有古意優於近代矣
豈盡尊君卑臣耶方議禮時魯有兩生不肯行楊
子雲許其有大臣之節然其解嘲曰五帝垂典三
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桴鼓之間解甲投
戈作君臣之儀得也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世
則惑矣因子雲之言知兩生之節而又知叔孫之
得庶幾乎達於時變矣哉

四皓者明於利害非必有道者也予讀其所爲歌
詩槩然感焉其詞曰漢漢商山深谷逶迤燁燁紫
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
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夫士之欲得
所歸也而止於肆志則亦何所不至矣古所謂窮
者不損者彼豈以肆志爲哉初四皓之出也子房
言上所不能致者四人陳畱志東園公襄邑人夏
黃公鄆人又云齊人然則獨綺里季角里先生爲
秦產耶解嘲曰四皓采榮於商山采榮者采芝也
師古以爲榮名避秦以遠禍耳然四人者旣非同
產於秦而隱於秦何也三輔故事四皓皆爲秦博
士抑事秦耶將避之耶稽其駟馬

高蓋之憂蓋仕而困鈍同爲博士脫身焚坑而後
去然則果不暇于榮名也詩云慧而好我携手同
行豈亦四皓之意乎夫因呂澤而出本以安劉也
如杜牧祖袖之詩將不滅劉乎曰顧安之也顧四
老人者不明于古其所以開陳於帝后之問者初
無立嫡之義恤孤之禮而徒曰延頸爲太子死也

是遵何說哉故帝雖脅於羽翼之成而后終昧於
鳴鳴之愛蓋四皓之居其美者未盡也謂其明於
利害而非有道可不謂然乎宋儒之言曰漢廷置
酒時從太子四人者皆假衣冠耳非真四皓也則
予又奚計其言之非也

張蒼

史記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吹律調樂人之音聲
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焉至於爲丞相
卒就之按漢言律歷者本張蒼著書十八篇言陰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三十二

陽律歷事初秦水德音上大呂隨志張蒼定律推
五勝之法爲水德其爲章程隨志云漢官尺黃鍾
容黍九百三十九是蒼法也劉歆與楊子雲書云
張蒼撰歷成於帷幙按漢志秦推五勝自以爲獲
水德以十月爲正朔色尚黑漢興襲秦正朔以北
平侯張蒼言用顓帝歷比于黃帝夏殷周魯六歷
䟽濶中最爲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
月建弦望滿虧多非是然予考信大初歷至孝武
時漢興百二歲矣猶云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

讎也星射姓等定東南立畧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期晦分至躔離弦望已得上元太初本星度新正猶云不能爲筭况蒼時疇人子弟分散自爲工力不猶難乎龜山楊氏惜蒼術學踈陋漢當水德之正正朔宜因秦弗革季以此詘夫五德自鄒衍呂不韋推之然不足盡信也公孫臣言漢當土德黃龍見而蒼議出豈知漢以火王而臣說又不足據乎

賈誼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三十三

隨經籍志左氏出張蒼家誼爲訓詁又崇文總目漢賈誼傳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事連語雜而說經之異者詩最甚騶虞曰天子囿官靈台曰神靈凡此類與毛公別矣至殷周古事亦多不類詩書何子元定其篇袞甚悉唐皮日休讀其書嘆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傷而雅文中子曰漢文崩賈誼歿漢祚其可知矣此其悲不有過于皮氏乎班孟堅以誼表餌爲踈葉正則乃引劉惔論桓温比之以温之行博明誼之表餌

當必適用也予觀由余所以娛戎王陳平所以解平城中行所以與單于誼術豈必盡踈其謂誼以此勝匈奴非盛德事善哉斯亦篤論也已

董仲舒

董氏別有春秋決事比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詳哉其言於春秋也按漢刑法志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以峻法決理於是見知腹誅之獄興湯傳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三十四

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吏湯豈有感于董氏所對乎夫經非不可決獄也若陋儒酷吏因緣假飾巧詆深文自附於責備誅心無將之說而豈經之罪哉然仲舒本純儒其志在尚德不尚刑而災異之對引兩觀及桓僖亳社火災妄什經義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反是春秋者乃真若司空城旦書矣豈非老將至而耄及乎故自其弟子且疑之况餘人也決事比者乃仲舒親受以對帝而帝深刻湯峻法則仲舒安

所逃罪耶然非是經不可決獄也儒者因曰王何以老莊什經與春秋決事正同則亦過矣夫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春秋之作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言與事不相麗豈聖人之指哉懼其麗於事而傷於刻也乃因仲舒始又何有責於俗儒酷史也哉

劉向

向傷石顯讒殺張猛爲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三十五

八篇今其文亡矣成帝時王氏秉政因伏生五行傳衍而論上之崇文總目新序凡十卷陽朔元年上其書周秦至漢君臣言行苟世教有裨者類在焉其前五皆曰雜事警戒居多江乙諸狐虎之喻出小臣離間之言不足紀錄樂毅盜齊不足與管仲同稱子臧讓非其人季札讓以已亂不可同于叔昉之讓昉不義宣公於禮事異而理同矣臧寧堪俎豆於其間哉晉太子避蛇祥而伏劔石奢以不私其父而刎頸李离多殺不辜而自戕介之推

怨懟而自焚申徒狄嫉世而沉河不可同齊大史
魚之節非愚則誣此數子者不可並論弘演納愆
公之肝不可同晏嬰辭崔杵之盟王子閭拒白公
之立其於君臣之義篤矣後儒或靳於弘演非也
說苑五卷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忠正理
尊賢正諫法誠善說奉使萑謀至公陽嘉四年上
其書與新序相出入故多重複又矛盾也其釋而
不精誠然哉撮二書讀之其於理亂得失之故繁
而不殺非夫憂深而思遠曷爲有是哉疾痛而呼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三十六

不暇擇於要抄固亦宜矣魯氏譏向循物者多而
自爲者少夫魯氏何其敢於言耶如向之忠耿迹
其行事覩外戚封事于哀其憤發而悲其策之無
從出也擇術不精以陷於愚詐又奚暇貴其枉已
哉若謂向優於雄雄豈易過者向專積思於經術
書誦書傳夜觀星宿其馳神如此豈如雄之潛心
於淵也哉

楊雄

藝文志載劇秦美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楊雄

上云爾按桓君山傳稱譚數從楊雄辨疑異今所著新論具在也然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臆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與史文不同漢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甘泉宮雄從幸還奏賦風之李善甘泉賦注連引而增其文曰乃卒然則漢書所載甘泉已後訛卉寔多善豈非有證於新論耶子雲識古文奇字而思深湛法言太玄淵奧奇澁教其體裁辭氣區別烏有所謂同功異曲者乎谷子雲最稱筆札兩子雲同時谷稍後谷子雲者永也豈南沙文集

卷之八

三十七

大家續書采擷未精誤谷爲楊乎初雄被薦待詔承明之庭庭在未決宮霍光傳太后駕幸未央宮承明殿罪狀昌邑王則其必嚴重矣按翼奉傳連言前殿曲臺漸臺温室承明則承明當近前殿稍南解嘲云登金馬上玉堂按後漢輿服志蓋黃門東有所鑄宛馬勢故曰金馬雄時待詔承明故得由金馬入宦者黃門之直上達玉堂翼奉傳曰奉待詔宦者署雄之給事黃門亦謂此也晉灼以黃屋非人臣所居因曰廬於門失猶未遠張晏以爲

直於石渠閣不亦遠乎石渠者本南引滄水下流轉北爲渠閣在石渠之外祇役趨命勢相遼遠若其校書則石渠有蕭何晷籍在焉假使石渠有直廬之便乃舍之而校書于天祿閣則于情理亦有可疑天祿石渠二閣雖並存於滄地水北於滄地水益北又別爲明光桂宮中間不言天祿又在明光桂宮之北矣人情地勢不亦迂遠乎然則雄不寓黃門且不應直於石渠閣又烏得遠直天祿而有投閣之事也漢自慧帝始居未央非若高帝以前

居長樂故今就未央言之也其從閣自隕豈有生理旣云位侍郎給事黃門又何爲官之拓落不觀非聖之書何爲復作符命前後自相詆誤永始四年王商秉政初不與丁傳同時課其生年雄卒丙辰未嘗得事哀帝下至丁丑二十二年莽乃篡漢爲莽大夫校書投閣者果何人耶雖然誤與誣未可必也稽康傳高士雄本與董仲舒同科康耻事二姓者而旨以莽大夫爲高士乎劉知幾曰太玄深奧難以探賸旣絕窺踰故致譏謗子雲獨悲太

南沙文集跋

右家君集八卷爲文一百七十首始家君居館中有秘書稿爲郎署有兵曹稿剌曹稿謫滇有南中稿再謫吳興有鎮靜堂稿及先後家君集等凡爲詩若文者以若干首皆散亡不可紀錄朴自丁巳迄今十二年所遍加蒐輯得詩文千餘篇柰多脫誤雖家君不暇自釐正也於是擇其不甚訛舛者類而舉之詩名存稿者已有別刻餘爲外集蓋俟他訪有

南沙文集

後跋

得並近稿通續其後爲全集也歲乙丑叔父南墩公以待御按兩河攜是編如大梁將謀餼梓會以病免歸不果今年秋中丞寅所先生嚴公移鎮蜀首加問訊則以是編遺之刻於成都版歸富順藏諸大業山堂嗟呼昌黎有言文章編刻固宜有人而金根莫辨者世稱不肖朴不孝不能克家裕蠱早自表樹式穀厥考徒使微言緒論久而未彰是罪也已悲夫後世必有知子雲者姑無以論聊以著

其大都爾而予小子將何爲哉將何爲哉
用校讐且紀歲月肯

隆慶戊辰八月朔不肖子敦朴頓首敬跋

文集

後跋

二



劉顯其人凡職不肖子某休融首跋

用校讐且紀歲月肯

10295

